

河南安阳市殷墟小屯西地商代大墓发掘简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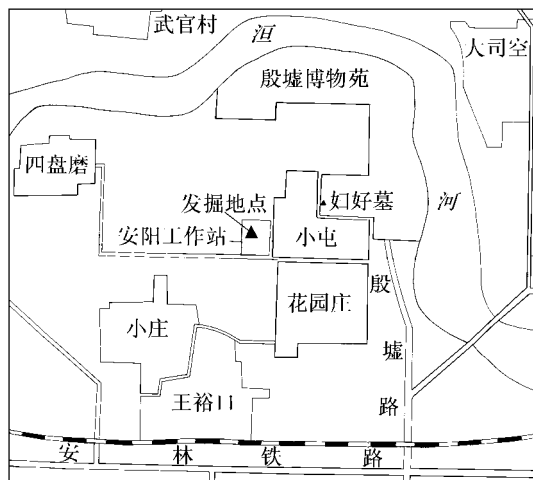
关键词：河南安阳 殷墟小屯 两条墓道大墓 殷墟第四期晚段

KEY WORDS: Anyang, Henan Xiaotun within the Yin Ruins large-sized tomb with two passages later fourth phase of the Yin Rui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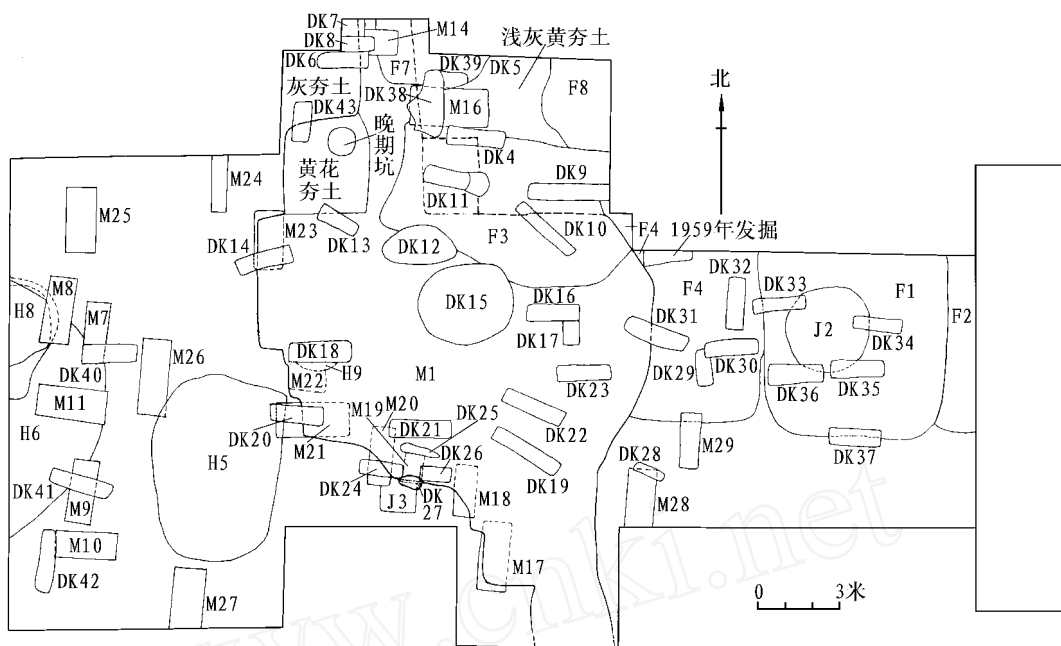
ABSTRACT: In 2003 to 2004, the Anyang Archaeological Team, IA, CASS carried out excavation at Locus West of Xiaotun and revealed there a large-sized tomb with two passage, of which the southern passage extends first eastward and then turns to the south. This is a rectangular earthen pit furnished with mature second-tier platforms along the pit walls, a waist pit on the bottom, and level platforms o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sides of the chamber. It contains a double coffin and eight human and six animal victims. Among the grave goods are pottery, bronzes, lacquer-ware, jades, stone implements, and bone, tooth and shell artifacts. In the light of the unearthed stratigraphic evidence and objects, it can be assigned to the later fourth phase of the Yin Ruins, and the tombowner must have been a high-rank nobleman. Its excavation provided important data for further inquiring into the layout of the palace and ancestral temple quarter at Xiaotun and its vicin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put forward a number of new problems.

2003 年冬至 2004 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于小屯西地为配合安阳工作站内北楼改造进行发掘(图一)。安阳工作站北楼初建于 1960 年,当年建楼之前已进行过发掘,资料发表于《殷墟发掘报告》。由于当时水位较高和其他的原因,“除少数挖到生土外,多数探方都未作到生土,有的只挖到殷代文化层就停止了;有的仅掘去表土见到盗坑就主动放弃。”^[1]本次发掘,实际上是对当年未清理到底的遗存进行补充发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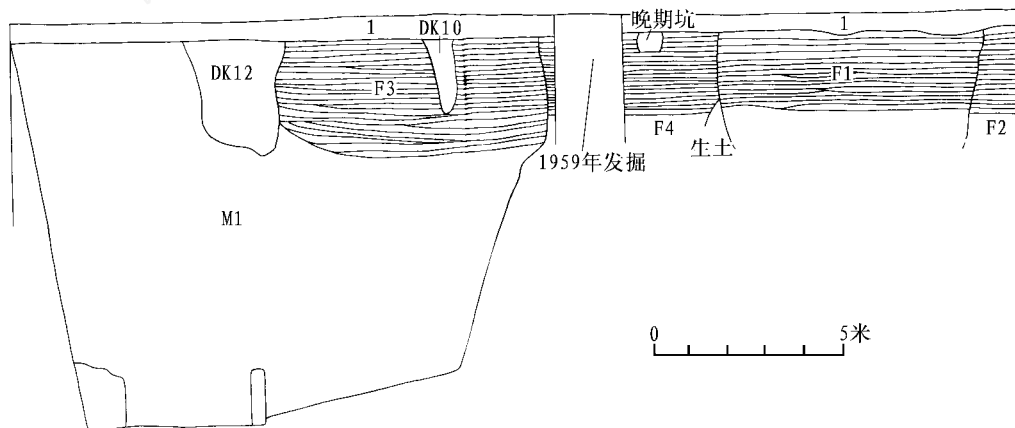
本次发掘共清理商代墓葬 31 座,灰坑和窖穴 10 余座,祭祀坑 1 座,水井 2 眼。此外,还发现夯土建筑基址 10 余座,多数仅暴



图一 发掘位置示意图



图二 T2 遗迹分布平面图
DK4~DK43. 盗坑



图三 T2 北壁剖面图
1. 耕土层和扰土层

露于晚期遗迹的剖面上,并未大面积揭露。这里重点报道一座带两条墓道的大墓,编号 2003AXTT2M1(以下简称 M1,图二),其他遗存将另文发表。

一、地层关系和保存状况

M1 位于 T2 中部,北墓道和南墓道都在探方外。墓口以上地层简单,耕土和扰土层之下即暴露墓口。现以 T2 北壁剖面为例说明地层如下(图三;图版拾,1)。

第 9 期

第 1 层:耕土层和扰土层。黄褐色土,土质松软。内含近代砖头、碎瓦块,唐宋时期的白瓷片、黑瓷片和商代的陶片、骨头等。厚 0.35~0.8 米。

该层下除各时期的盗洞外,遗迹均属于晚商时期。与 M1 有关的商代遗迹有房基 3 座(F3、F4 和 F7)、墓葬 9 座(M14、M16~M23)和灰坑 1 座(H9),其中 F3 叠压 M1, F7、M14、M16 打破 M1 的北墓道, M1 南侧打破 M17~M23 等 7 座商墓和 H9, F3 和

·55(总 823)·

M1 的东墓壁均打破 F4。

F3 用纯净的黄土夯筑而成,叠压 M1 墓口的东北隅。从 T2 北壁剖面图中可以看出,在修建 M1 时南墓道东壁曾坍塌过。F4 的西部夯土亦塌陷下去,且未做修整,而是直接用此作为 M1 东墓壁,并在墓葬填夯到一定深度时直接夯建 F3,这就造成了 F3 的东部边缘与 M1 一样,直接贴在 F4 西侧塌陷的断壁上。因此,F3 与 M1 应为同时修建的遗迹,不排除 F3 系专门为 M1 修建的墓上建筑的可能。

此墓曾被盗 20 余次,中部有一椭圆形盗坑,时代可能较早。其余均为长方形竖穴盗坑。从长方形盗坑中出土遗物分析,盗掘可能为两个时期所为。第一时期的盗坑中出土大量建筑倒塌的红烧土堆积,有集束芦苇为骨的墙体残件、带夯窝的夯土块、房顶残件和大量的白灰墙皮等。从特征看均为商代建筑残件,推测这些建筑残件可能为 M1 的墓上建筑或晚于 M1 的建筑倒塌堆积,在盗掘此墓时,这些倒塌物尚积存于墓口之上,后滑落进盗坑中。这类盗坑占 80% 以上。第二时期的盗坑中均不见红烧土建筑残件,所填均为较松软的黄土或淤土,时代可能较晚。墓室被盗扰严重,椁室四壁保存尚好,棺木无存,随葬品所剩无几,且均被扰动。

二、墓葬形制

M1 是一座带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由南、北墓道和墓室组成(图四;图版拾壹,1)。

(一)南、北墓道

由于受发掘范围的限制,南、北墓道均未全部清理。

南墓道位于南壁偏东,形制特殊,为先向东再折而向南。向东部分长 4.7、宽 3 米,折向南的部分长 18.3 米,发掘部分长 16.3 米。因墓道东壁塌陷、西壁没有修建完成,故南墓道口部不规则,底宽 2 米。自北向南约

10.5 米处的墓道西侧修建有一长方形平台,南北长约 2、东西宽 1.9、距墓道口深约 1.8 米。自北向南约 12 米处的墓道东侧掏挖有一椭圆形坑,坑底较墓道底深约 0.35 米。长方形平台和椭圆形坑与墓道内填土相同,只出土少量陶片和动物骨骼。

南墓道自南向北倾斜,向西折部分的西端与墓室底近平。墓道底面光滑,有踩踏痕迹。在墓道底中部有两道光滑的滑槽,间距 1.3 米,滑槽宽 10、深 0.3~0.7 厘米,可能与修建墓室或运送棺槨和随葬品有关。南墓道大部分填土为黄花夯土,中部则从他处取灰土夯筑,内含大量陶片、半成品骨料及兽骨,陶片因夯打均较碎小。

北墓道至少 15 米长,本次发掘长约 7 米。墓道口宽 2.1、底部宽 0.8~1 米。北墓道的南端距北二层台深 0.65、距墓室底深 2.15 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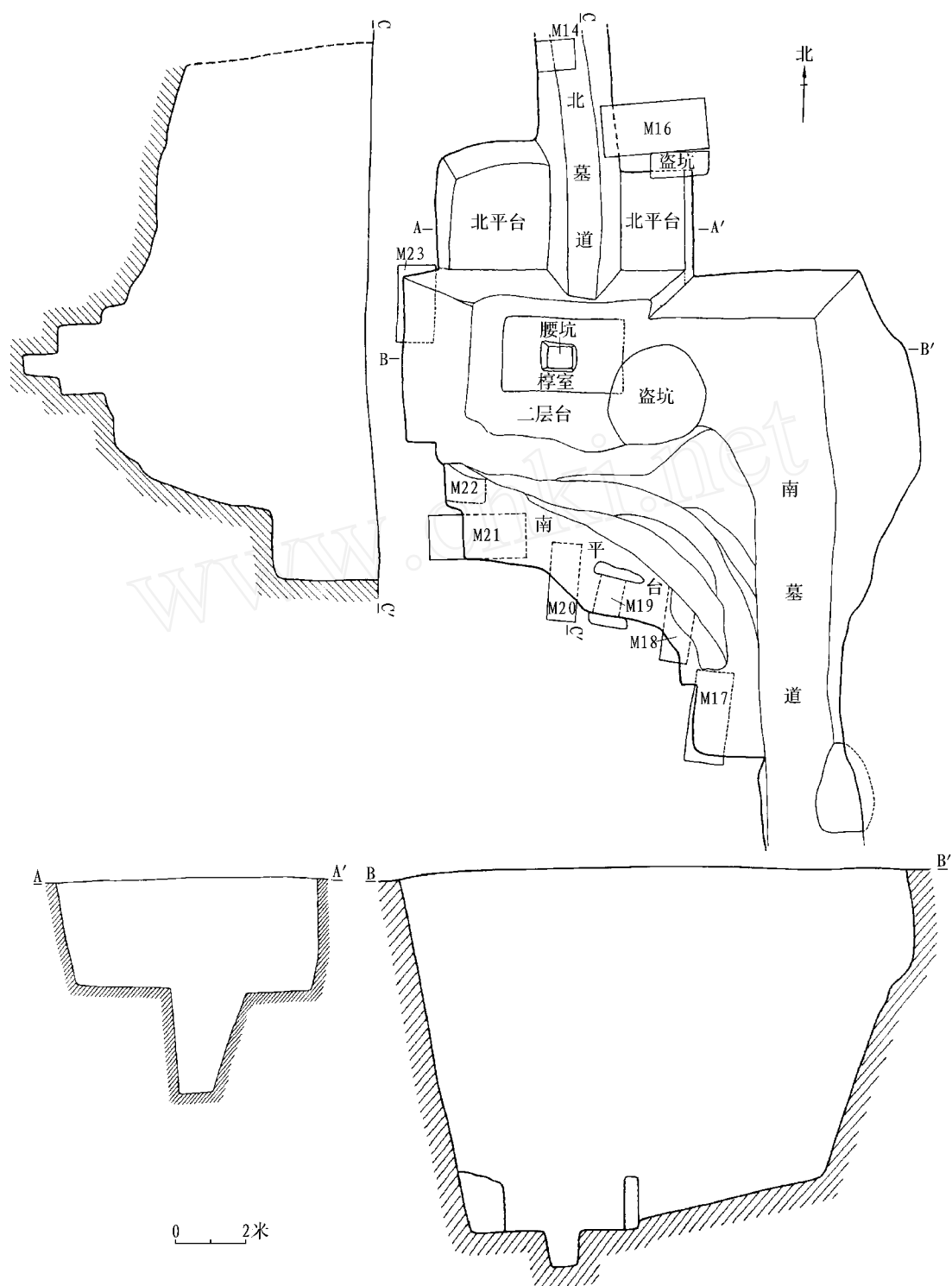
(二)墓室

墓室呈东西向长方形。北墓壁和西墓壁规则,东墓壁底线规则,而墓口在修建时曾塌陷,落葬时也未进行修整,呈不规则的弧线,南墓壁未建成,呈极不规则的斜坡状,其上留有大量的工具痕迹。西、北两面墓壁均斜,壁面光滑,表面有一层厚约 1 厘米的细黄土,似为当时装饰或加固墓壁的黄泥层。

墓室墓口北壁长 8、西壁长 4.8、南壁长约 9、东壁仅从北壁向南折 0.58 米,墓室底部北壁长 5.1、西壁长 3.6、南壁长 7.4 米,墓深 10.5 米。

墓底四周有熟土二层台,夯打坚实。北壁长 5.1、宽 0.5 米,西壁长 3.6、宽 1 米,南壁长 7.4、宽 1.3~1.8 米,高 1.5 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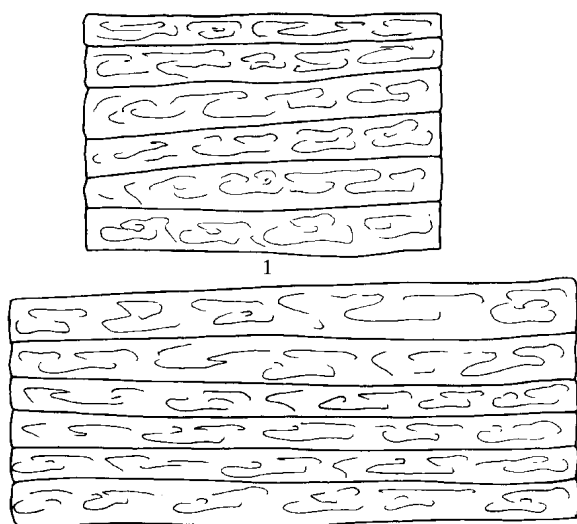
墓内有椁有棺。椁盖板由 11 块宽 0.22~0.36 米的长条形木板平铺而成,椁室四壁均为 6 块木板叠砌而成。椁长 3.4、宽 2.1、高 1.5 米(图五)。木板未经细致加工,似为把圆木从中纵剖后直接使用,平面向上或朝向椁室内,弧面向下或朝向椁室



图四 M1 平、剖面图

外,印痕中尚可见清晰的树皮纹理。在二层台的椁盖板和椁室四壁的木板印痕中常见

长 11~15 厘米的骨锥,可能用于加固椁室木板,和棺钉的作用相同。因盗掘严重,棺无



图五 墓室樟板
1. 西樟板 2. 北樟板

存,印痕不清。

墓底中部有长方形腰坑。口部东西长1、南北宽0.9米,底东西长0.7、南北宽0.6米,深1米。腰坑内均为淤土。

(三) 墓室南、北两侧的平台

墓室北墓道两旁各有一个平台,距墓口深1.9米。西平台口部西边长3.1、北边长2.6米,底部西边长2.5、北边长2.7、东边长3、南边长2.7米。东平台口部被一盗坑破坏,北边长2.1、东边长3、南边长2米,底部东西1.8、南北2.9米。

墓室南侧也有一平台,与墓室北侧的平台大致对应,因南墓壁部分塌陷呈不规则形。东西长约6、南北宽1.7~2.8米,距墓口深2.1米。从南北平台光滑的表面上明显的踩踏痕迹判断,这些平台可能为修墓时的出土台。

三、殉人和殉牲

(一) 殉人

墓内共有8个殉人,分别位于南、北二层台上和椁室内(图六;图版拾壹,2)。南二层台上有2人,仰身直肢,头向东,骨骼保存

完好。西边的殉人高1.25米,东边殉人高1.4米,从牙齿判断均为十四五岁的青少年,身着皮类衣物,从朽痕看衣物长到膝盖下约10厘米。北二层台上有2个殉人,但均被盗扰,其中1个头骨在盗洞中。

椁室内共有5个头骨和部分散乱肢骨,其中有1个应为墓主人,另外4个应是殉人。但因被盗扰严重,目前无法判断哪个是墓主,哪些是殉人。

(二) 殉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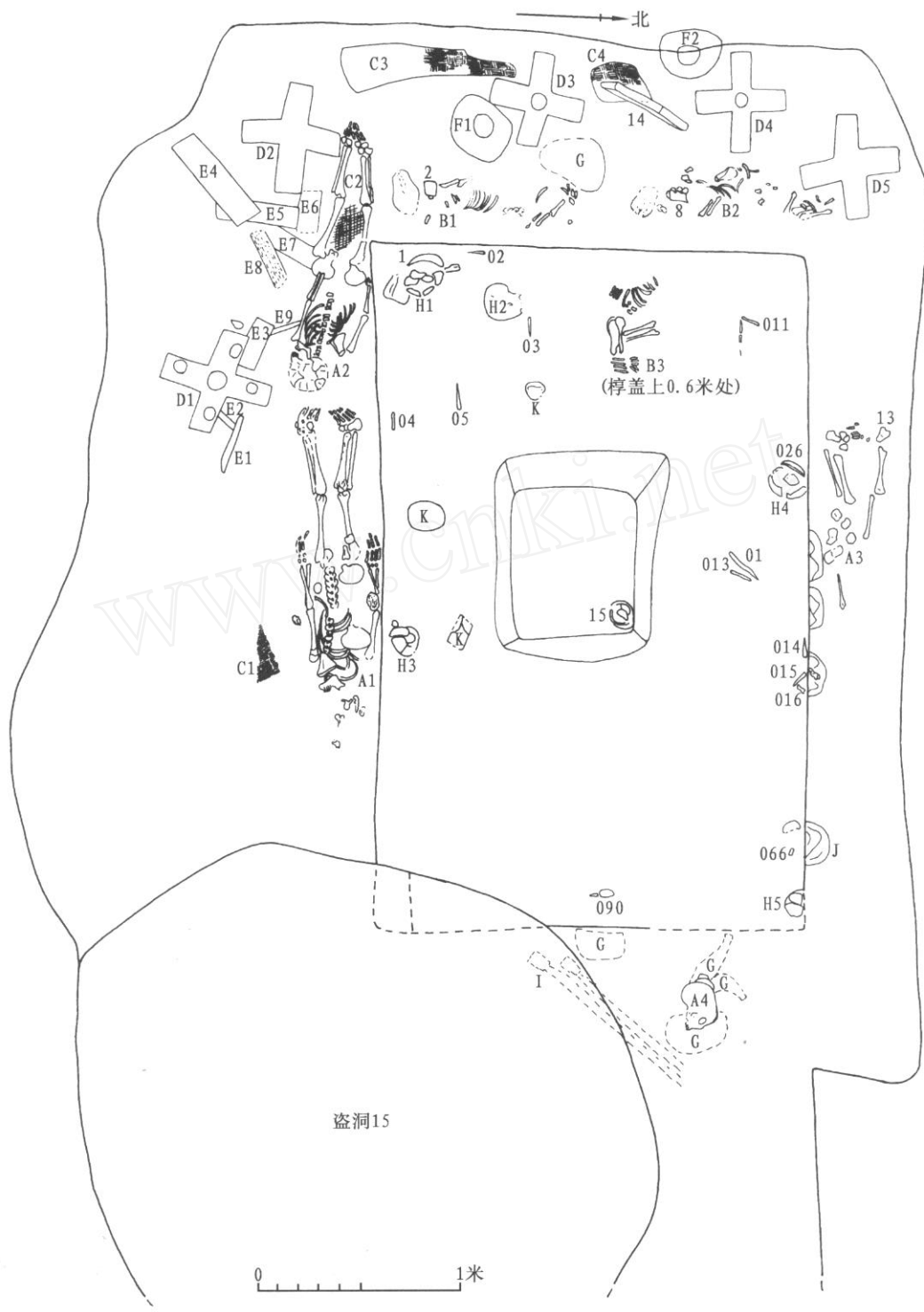
共有6条狗。其中1条在墓葬填土中,下距椁盖板约0.6米,因椁室塌陷,骨架已散。2条在西二层台上,头均向南,面向西,颈下各挂1件铜铃。3条在二层台的填土中,北二层台的填土底部有2条,相距1.3米,头均向西;南二层台西南部填土中有1条,头向西(图七)。

四、随葬品

(一) 出土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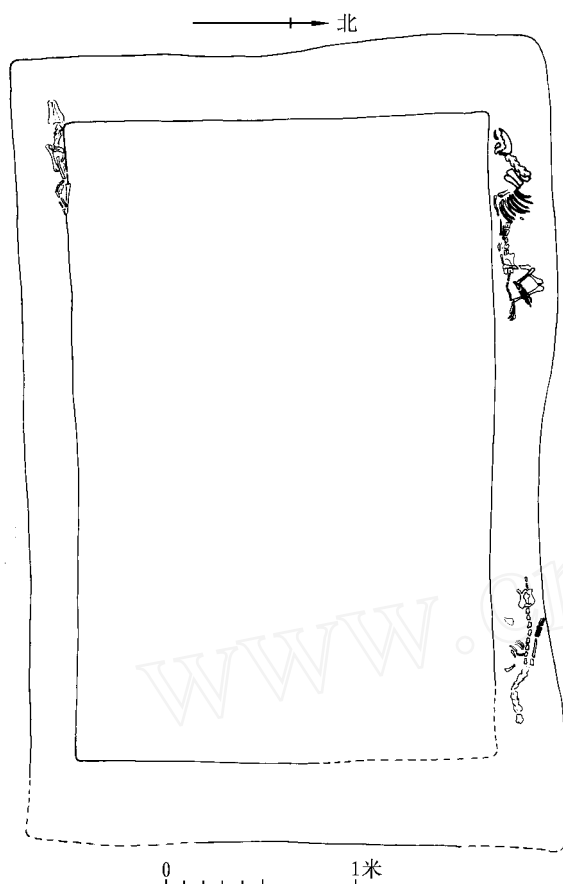
二层台上有铜铃2件,分别悬挂于殉狗脖子下;石磬1件、“十”字形座架5件、拆开放置的方形木构件9件、皮革类椭圆形漆器痕迹2处。二层台上的遗物与殉人、殉牲应都放置在席子上,席子已不存,现只能看到朽痕。其中石磬竖立嵌于西二层台的夯土中,两旁各有一“十”字木架,两架中心点相距约1米。“十”字架的中心有一直径约8厘米的圆孔,应是用于固定“十”字架的立柱(图版拾贰,1),立柱高至少1米,立柱的上部和横梁均被一盗洞扰毁。磬底距二层台面仅有0.45米。从这些现象判断,这对“十”字木架应为磬架的底座(图八),悬挂有石磬的磬架放置于二层台上,并被直接夯入墓葬填土中。1对皮革类椭圆形漆器印痕分置于2个“十”字架的旁边,可能是磬架上的装饰物。

其余的“十”字形木架中,位于二层台西北角和西南角的2个可能为1对磬架,分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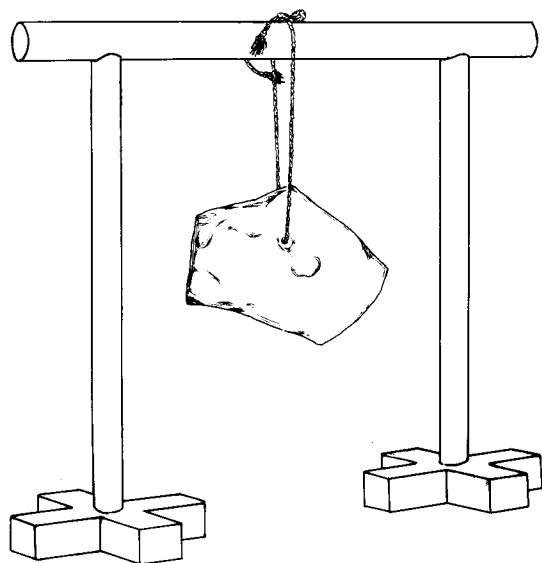


图六 M1墓室平面图

A1~A4. 殉人 B1~B3. 殉狗 C1~C4. 席纹 D1~D5. “十”字木架 E1~E9. 木构件 F1、F2 彩绘皮革类漆器朽痕 G. 彩绘 H1~H5. 人头 I. 方首漆杖(2件) J. 鼍鼓 K. 残漆器
 1. 象牙觶 2、8. 铜铃 3~7、9~12. 骨锥(均插在椁板上) 13. 陶爵 14. 石磬 15. 陶罐
 01. 玉饰 02~05、013~016. 残骨器 026. 残陶箕形器 066. 骨饰 090. 铜爵(或罍)柱(其他器物均出土于扰土或盗洞中,位置无法标明)



图七 M1 二层台填土中殉狗出土情况



图八 M1 西二层台上石磐悬挂复原示意图
异处。而南二层台偏中部的“十”字形木架形制较为特殊,除中心立一圆形柱外,“十”字

架的旁边还横置有若干根髹黑漆的小木棍,不知是“十”字木架的构件还是鼓槌(图版拾貳,2)。这件“十”字形架可能是鼓架,鼓被拆下后放置于北二层台的东北角处。

在北二层台东北角填土中出土鼃鼓 1 件,被盗洞破坏近半,其余保存良好,基本可窥商鼓之一斑。东二层台填土中出土有方首漆杖 2 件、石器 1 件和残漆器若干。另外,在盗洞中还出土 2 件泥质红陶斗笠状器盖。

由于盗扰严重,椁室中随葬品已所剩无几,且绝大多数不在原来位置,只能视为盗洞中出土,计有漆豆 1 件、方形漆盘 1 件、方形穿孔牙饰若干、铜镞若干、曲内戈的残内部 1 件和骨锥若干。墓底腰坑内出土陶罐 1 件(见图六)。

(二) 器类和形制

出土遗物有陶器、青铜器、漆器、玉石器、骨器、牙器、蚌器等,其中大部分都出土于盗洞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未经扰动。被扰动过的遗物在器号前加“0”。

1. 陶器 共 6 件,有爵、盘、罐、器盖和箕形器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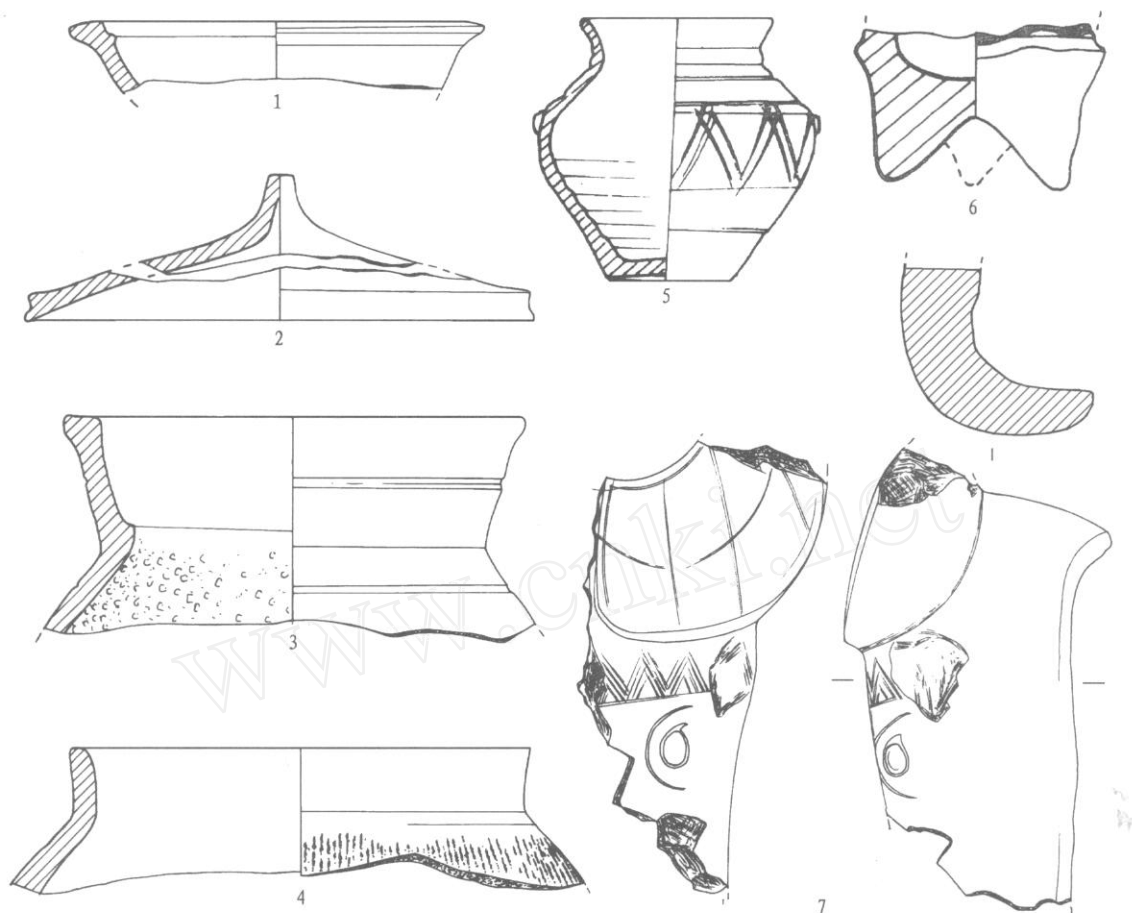
爵 1 件(M1 13)。出土于北二层台填土中。泥质灰陶。中腹以上残,仅余器底和三个矮足。残高 3.4 厘米(图九,6)。

盘 1 件(M1 094)。出土于椁室扰土中。泥质灰陶。圆唇,沿稍折,沿内有台,中腹以下残。口径 18、残高 2.6 厘米(图九,1)。

器盖 2 件。出土于盗洞中。泥质橙红陶。M1 091,整体呈斗笠状,尖顶,圆唇。口径 22、高 6.4 厘米(图九,2)。

罐 1 件(M1 15)。出土于腰坑中。泥质灰陶。侈口,尖圆唇,广肩,下腹内收,小平底,肩置对称实横耳。颈、肩处饰凹弦纹,腹饰刻划三角纹。口径 8.4、底径 5.2、高 11.6 厘米(图九,5)。

箕形器 1 件(M1 026)。残甚,仅余箕首的一部分,箕首呈牛首形。残长 10 厘米(图九,7)。



图九 出土陶器

1. 盘(M1: 094) 2. 器盖(M1: 091) 3. 瓮(M1: 093) 4. 罐(M1: 092) 5. 罐(M1: 15) 6. 爵(M1: 13)
7. 箕形器(M1: 026) (6, 7.3/5, 余 3/10)

另外，在椁室内的扰土中出土部分陶片，器形有罐、瓮等，也可能是 M1 的随葬品。

罐 1 件(M1: 092)。泥质灰陶。圆唇，广肩，肩以下残。肩饰绳纹。口径 20、残高 5.8 厘米(图九, 4)。

瓮 1 件(M1: 093)。泥质浅灰陶。圆唇，小平沿，高直领，广肩，肩以下残。领和肩部各饰一周凹弦纹，器内腹壁密布大麻点。口径 20、残高 9 厘米(图九, 3)。

2. 青铜器 共 33 件。有爵柱(或为罍柱)、铃、戈、镞和残铜片等。

爵柱(或为罍柱) 1 件(M1: 090)。出土于椁室扰土中。伞状柱，断面呈方形。残高

5.2 厘米(图一〇,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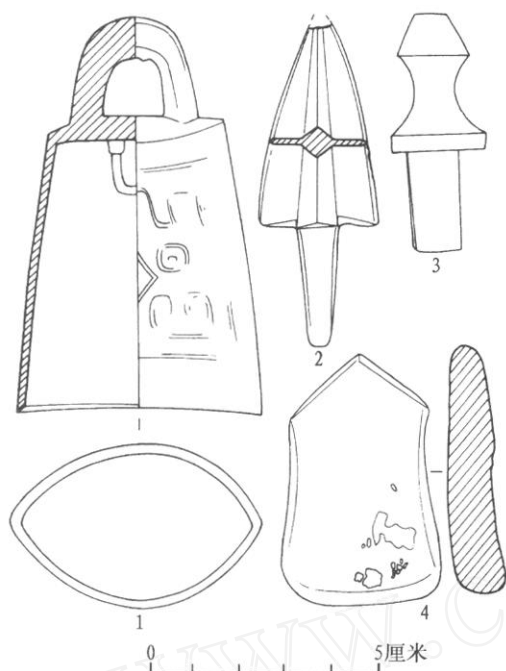
铃 2 件。形制相同。出土于西二层台殉狗颈部。M1: 2, 铃体断面呈椭圆形，铃口平，桥形钮，内置“U”形吊钮，可系铃舌。铃体饰倒装兽面纹。铃口长径 5.5、短径 3.6、通高 8.7 厘米(图一〇, 1)。

戈 4 件。均出土于盗洞中，皆残断。

镞 25 件。均出自盗洞中。形制相同，镞体均呈三角形。M1: 031, 残长 7.2 厘米(图一〇, 2)。

残铜片 1 件(M1: 034)。出自盗洞中，应是某种铜容器的腹部残片。残长 5.6 厘米(图一〇, 4)。

3. 漆器 除“十”字形磬架、鼓架和方



图一〇 出土铜器

1. 铃 (M1: 2) 2. 铍 (M1: 031) 3. 爵柱 (或罍柱) (M1: 090) 4. 残铜片 (M1: 034)

首杖外,在椁室扰土中还发现多件漆器,由于盗扰严重,多数无法判断器形。可辨器形有方形漆盘、豆各1件,但均残损严重。

4. 玉器 8件,有戈、矛、虎、璧、柄形饰和玉饰等。均出自盗洞中。

戈 2件。M1: 035,灰白色。尖残,戈援断面呈菱形,直内,内与援的结合部有一圆穿。援宽3、残长11.2厘米(图一一,9)。M1: 036,灰白色。两端皆残,仅余中部,一端有一圆穿。宽6.8、残长8.7厘米(图一一,4)。

矛 1件(M1: 038)。青灰色,略残。宽1.8~2.6、长6.8厘米(图一一,10)。

虎 1件(M1: 037)。青绿色。“目”字形目,尾残。残长6.5厘米(图一一,1)。

璧 2件。M1: 039,墨绿色,仅余一小段。残长3.7、宽2.2厘米(图一一,5)。

柄形饰 1件(M1: 073)。大部分为青绿色,边缘略呈褐色。仅余柄部,器身残。残长3.1厘米(图一一,2)。

玉饰 1件(M1: 01)。青绿色。整体呈长条形,可能是某种器物上的镶嵌饰件。长3.2、宽0.6、厚0.3厘米(图一一,8)。

5. 石器 共6件。有磬、柄形饰、磨石等,其中有2件残甚,器形不明。除大石磬未经扰动外,其余均出自盗洞中。

柄形饰 1件(M1: 041)。两端均残,仅余柄中部,亚腰形柄。残长4.5厘米(图一一,3)。

磨石 1件(M1: 042)。长条形,一端残,残端有一单面钻圆孔。残长8.2、宽2~2.3厘米(图一一,7)。

残石器 1件(M1: 074)。整体呈方形,一角有一圆孔,应由其他器物改制而成。长2.3、宽1.9厘米(图一一,6)。

磬 1件(M1: 14)。埋入时一端残,磬体磨制光滑,中部偏上有一个对钻圆孔。底边长36.6、高35、厚3.2~4.4厘米,孔径1.4~2.6厘米(图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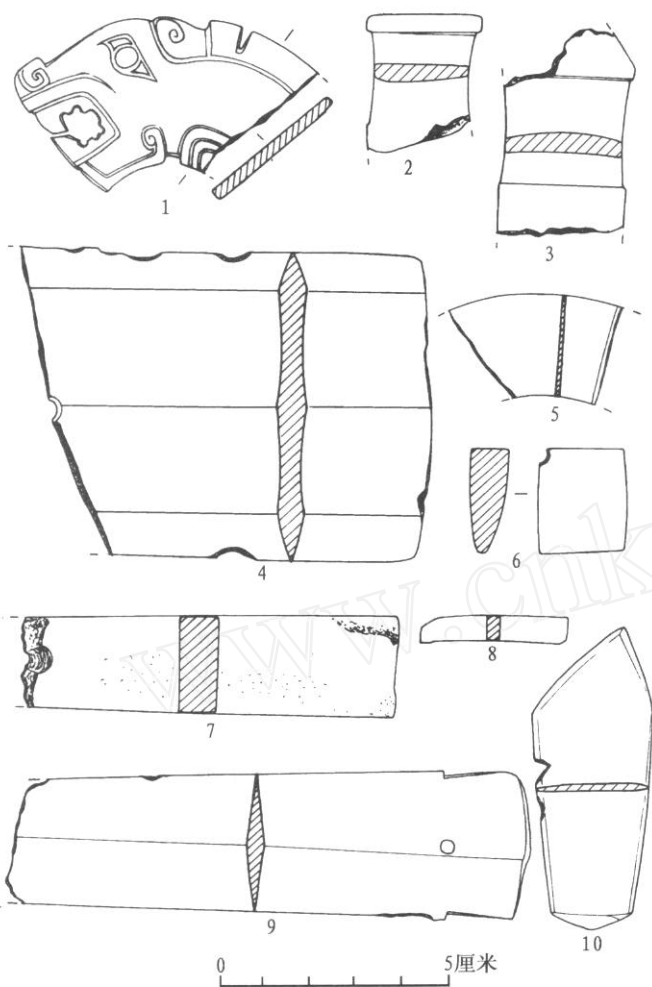
6. 骨器 共42件。其中除9件骨锥出土于椁室中未经扰动外,其余均出自盗洞中。器形有锥、筭、筭帽、弓帽、管和穿孔骨器。

锥 14件。形制大体相同,制作粗糙,磨制痕迹明显,未经抛光。9件未经扰动的骨锥均嵌在椁室四壁木板缝隙中,应是固定椁板之用。M1: 3,长13.6厘米(图一三,9)。M1: 9,长13.8厘米(图一三,8)。M1: 12,长13.9厘米(图一三,7)。M1: 10,长12.2厘米(图一三,13)。

筭 1件(M1: 060)。尖和尾端残,断面呈半圆形,尾端有一圆孔。残长11.4厘米(图一三,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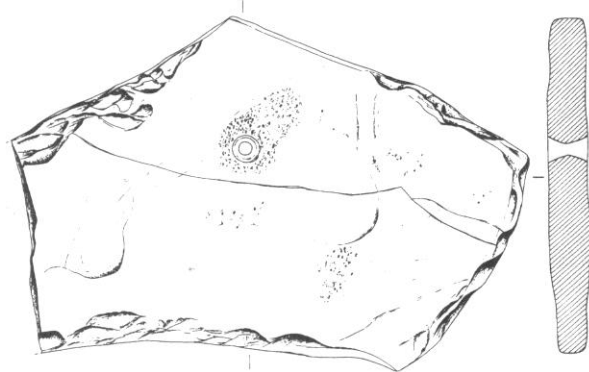
筭帽 6件,依其与筭身连接方式的不同分两型。

A型: 5件。筭帽根部有圆孔,筭身可插入圆孔中。M1: 023,筭帽呈蘑菇状。高3.6厘米(图一三,6)。M1: 025,筭帽磨制光滑,亦呈蘑菇状。高2.5厘米(图一三,3)。M1:



图一 出土遗物

1. 玉虎(M1:037) 2. 玉柄形饰(M1:073) 3. 石柄形饰(M1:041)
4. 玉戈(M1:036) 5. 玉璧(M1:039) 6. 残石器(M1:074) 7. 磨石(M1:042) 8. 玉饰(M1:01) 9. 玉戈(M1:035) 10. 玉矛(M1:038)



图二 出土石磬(M1:14)(1/8)

016, 中部圆孔钻透笋帽。笋帽直径1.8~2.2、高0.9厘米(图一三,4)。

B型:1件(M1:03)。笋帽根部无圆孔,笋帽呈蘑菇状。高1.3厘米(图一三,5)。

骨饰 1件(M1:066)。整体呈椭圆柱状,一端有圆形钻孔,应是戴在某种器物上。长径1.6、高2.1厘米(图一三,17)。

弓帽 共10件,依帽首是否开叉分两型。

A型:5件。上端有“U”形叉。M1:045,下端剖面呈椭圆形,束腰。长4.5厘米(图一三,19)。M1:043,下端剖面呈梯形。长4.2厘米(图一三,15)。M1:044,下端剖面呈半圆形。长4.2厘米(图一三,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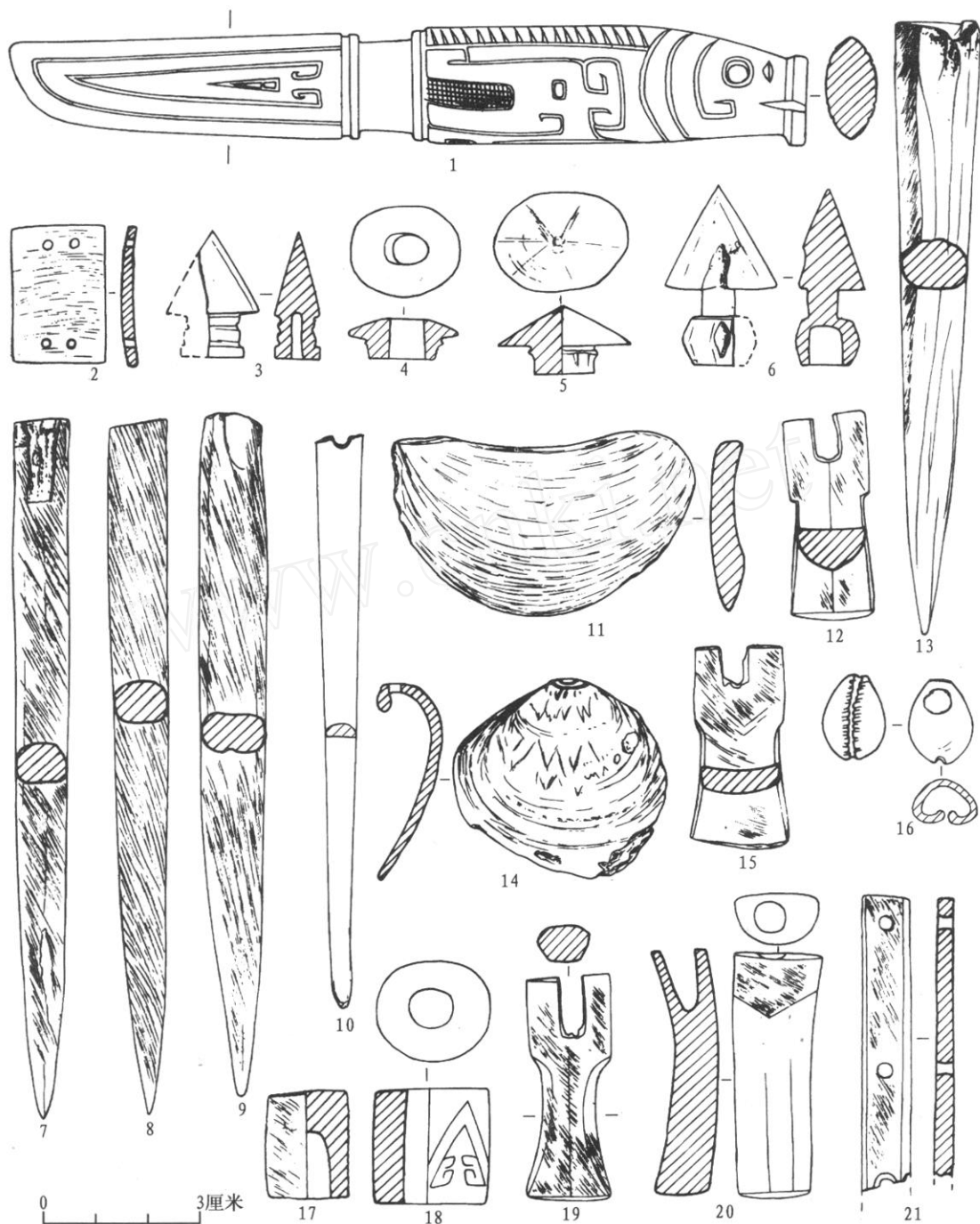
B型:5件。帽首未开叉,上端钻有圆孔。M1:049,长4.9、圆孔径0.6厘米(图一三,20)。

管 2件。形制相似,其中1件残甚。皆出自椁室扰土中。M1:069,管体刻划三组简化蕉叶纹。管体直径2~2.2、高2.3厘米(图一三,18)。

穿孔骨器 1件(M1:068)。长方形,一端残,上有三对钻圆孔,圆孔间距分别是3和2.3厘米。残长5.5、宽1厘米(图一三,21)。

此外,还有2件残卜骨、2片鳄鱼鳞片和一些由于残破过甚而不知器形的骨器等。在北二层台填土中有1件由鳄鱼皮制作的鼓,部分被盗洞扰毁,鳄鱼鳞片可能来自此鼓上。

7. 牙器 共39件,可辨器形有觿、牙饰和兽牙。只有1件象牙鱼形觿未经扰动,其余均出自椁室盗洞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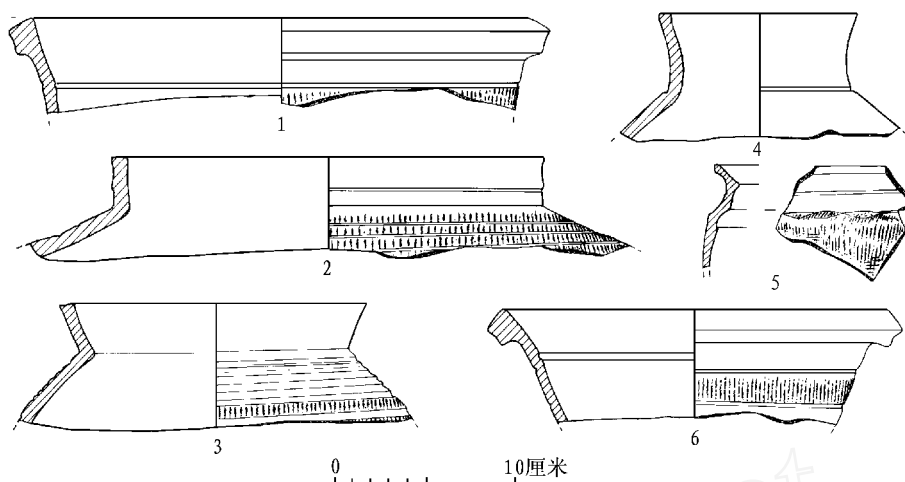


图一三 出土遗物

1. 象牙鱼形觔(M1: 1) 2. 牙饰(M1: 070) 3. A型骨筭帽(M1: 025) 4. A型骨筭帽(M1: 016) 5. B型骨筭帽(M1: 03) 6. A型骨筭帽(M1: 023) 7. 骨锥(M1: 12) 8. 骨锥(M1: 9) 9. 骨锥(M1: 3) 10. 骨箭(M1: 060) 11. 蚌片(M1: 085) 12. A型骨箭帽(M1: 044) 13. 骨锥(M1: 10) 14. 蚌壳(M1: 055) 15. A型骨箭帽(M1: 043) 16. 海贝(M1: 06) 17. 骨饰(M1: 066) 18. 骨管(M1: 069) 19. A型骨箭帽(M1: 045) 20. B型骨箭帽(M1: 049) 21. 穿孔骨器(M1: 068)

象牙鱼形觔 1件(M1: 1)。出土于椁室西北角底板上。整器呈鱼形,纹饰雕刻精

细,多处镶嵌绿松石。长15.7厘米(图一三, 1;图版拾, 3)。



图一四 墓葬填土出土陶器

1. 簋(M1 夯 4) 2. 瓮(M1 夯 3) 3. 罐(M1 夯 23) 4. 罐(M1 夯 24) 5. 鬲(M1 夯 22) 6. 簋(M1 夯 25)

牙饰 36 件。形制基本相同,均为长方形,两短边各钻两个圆孔。此类牙饰多见于商代车马坑中,应为马饰。M1 070,长 2.7、宽 1.8 厘米(图一三,2)。

8. 蚌贝器 共 5 件,有蚌壳、蚌饰片和海贝。均出自盗洞中。

蚌壳 2 件。M1 055,顶部有一圆孔。长 4 厘米(图一三,14)。

蚌片 1 件(M1 085)。心形,一面弧,一面内凹。边缘打磨加工痕迹明显,应是嵌在某种器物上的装饰物。长 5.9、宽 3.4 厘米(图一三,11)。

海贝 2 件。M1 06,长 1.7、宽 1.3 厘米(图一三,16)。

(三) 墓葬填土中出土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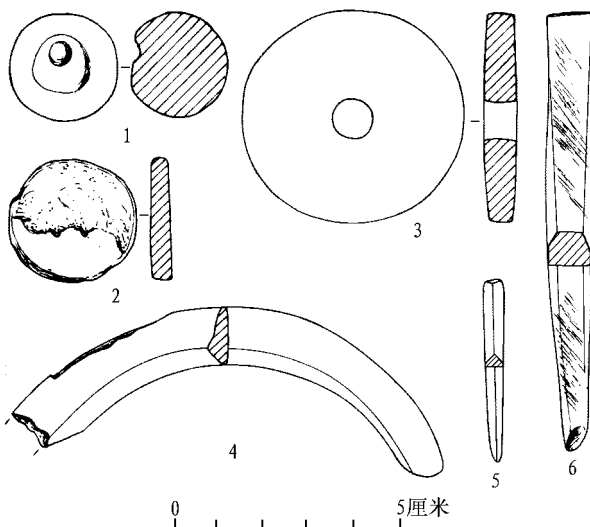
除上述遗物外,在墓葬回填夯土和南墓道所填灰夯土中还出土部分遗物,可辅助判断墓葬的年代。

1. 墓葬回填夯土中出土遗物主要有陶器、铜器、骨器、石器和牙饰等。为了区别于墓葬随葬品,编号为“M1 夯”。所出陶器除 1 件陶球外,均为碎陶片,可辨器形有鬲、簋、罐、瓮等。铜器 7 件,除 1 件锥和 1 件镞,其余均为残铜片,器形不辨。骨器有骨

锥 2 件,牙器有残牙饰 2 件。石器共 3 件,有璧、饼形饰和残石器各 1 件。

陶鬲 1 件(M1 夯 22)。泥质灰陶。圆唇,折沿,束颈。腹饰细竖绳纹。残高 6.4 厘米(图一四,5)。

陶簋 2 件。形制基本相同。泥质灰陶。侈口,方唇。口沿内饰一周凹弦纹,腹饰弦断绳纹。M1 夯 25,口径 23、残高 6 厘米(图一四,6)。M1 夯 4,口径 30、残高 4.6



图一五 墓葬填土出土遗物

1. 陶球(M1 夯 1) 2. 石饼形饰(M1 夯 14) 3. 石璧(M1 夯 12) 4. 牙饰(M1 夯 20) 5. 铜锥(M1 夯 10) 6. 骨锥(M1 夯 15)

厘米(图一四,1)。

陶罐 2件。M1 夯 23,泥质红陶。方唇,折沿,肩部鼓。肩部饰瓦棱纹,腹饰弦断竖绳纹。口径 17、残高 6.8 厘米(图一四,3)。M1 夯 24,泥质灰陶。方唇,束颈,肩部鼓。颈、肩间饰一周凹弦纹。口径 11、残高 6.7 厘米(图一四,4)。

陶瓮 1件(M1 夯 3)。泥质灰陶。直口,方唇,广肩。肩饰弦断绳纹。口径 24、残高 5 厘米(图一四,2)。

陶球 1件(M1 夯 1)。泥质红陶。直径 2.4 厘米(图一五,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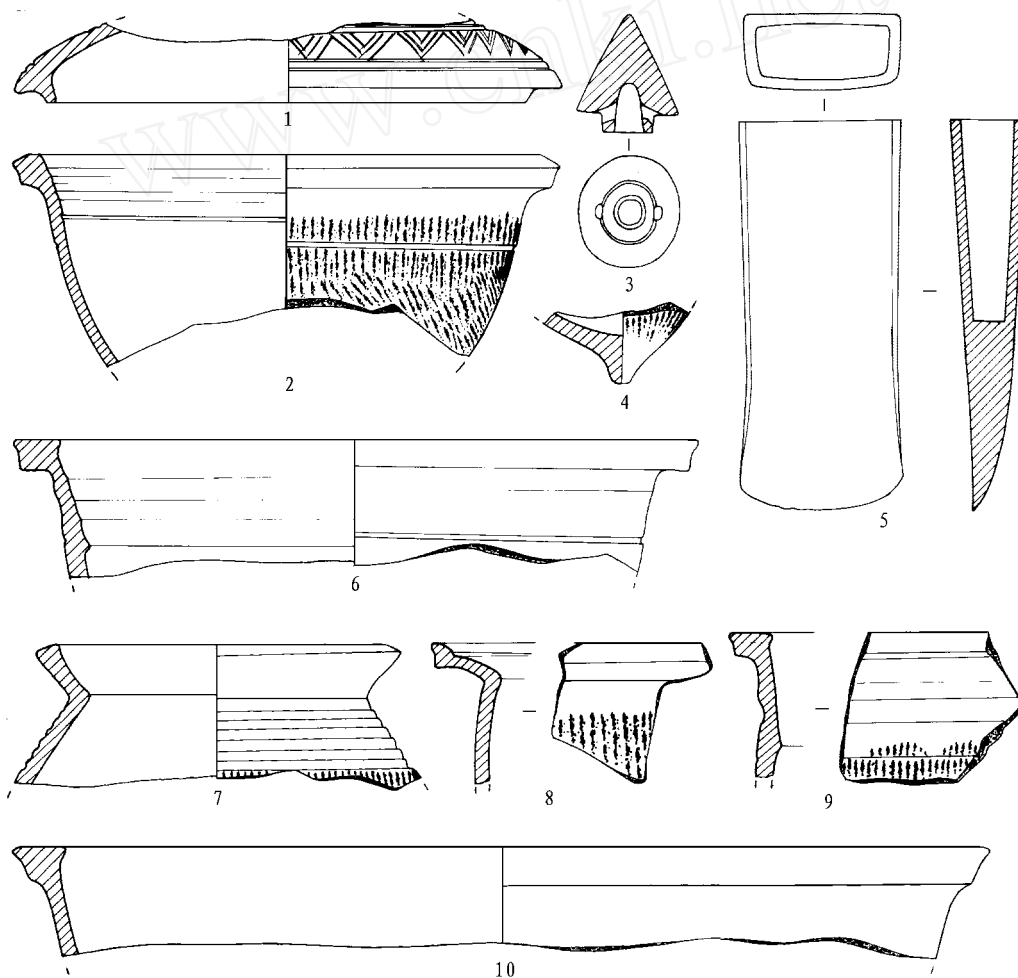
铜锥 1件(M1 夯 10)。断面呈三棱状。长 4 厘米(图一五,5)。

骨锥 2件。M1 夯 15,形制与椁室中出土骨锥相同。残长 9.7 厘米(图一五,6)。

石璧 1件(M1 夯 12)。深蓝色,肉很宽。直径 4.9、肉宽 2、好直径 0.9 厘米(图一五,3)。

石饼形饰 1件(M1 夯 14)。大理石材。直径 2.8、厚 0.4~0.5 厘米(图一五,2)。

牙饰 1件(M1 夯 20)。大部分为黑



图一六 南墓道灰夯土出土文物

1. 陶器盖(M1 南夯 12) 2. 陶簋(M1 南夯 10) 3. 骨斧帽(M1 南夯 14) 4. 陶鬲足(M1 南夯 11) 5. 铜铸(M1 南夯 1) 6. 陶盆(M1 南夯 9) 7. 陶罐(M1 南夯 13) 8. 陶鬲(M1 南夯 6) 9. 陶盆(M1 南夯 7) 10. 陶盆(M1 南夯 15) (3、5. 3/5, 余 3/10)

褐色,应被火烧过。断面略呈三角形。长 9.6 厘米(图一五,4)。

2. 南墓道灰夯土出土遗物 南墓道中部有大量灰夯土,夯土内出土遗物较多,有铜器、陶片和大量骨料等,遗物编号为“M1 南夯”。陶器均为陶片,可辨器形有鬲、盆、簋、罐、瓮、器盖等。铜器共 2 件,有铙和镞各 1 件。灰夯土中还出土骨料和半成品骨器约千余件(图版拾,2),从半成品的形制、大小判断,应是加工骨锥和骨镞的骨料。这些骨料的出土,说明回填南墓道取土时,曾打破了附近一个废弃的制骨作坊。从共存的陶片判断,该制骨作坊应不晚于殷墟第四期。

陶鬲 1 件(M1 南夯 6)。夹砂灰陶。方唇,宽折沿。残高 6.2 厘米(图一六,8)。

陶鬲足 1 件(M1 南夯 11)。夹砂灰陶,乳凸状足,上部饰竖绳纹。残高 3.2 厘米(图一六,4)。

陶盆 3 件。均泥质灰陶。M1 南夯 7,方唇,宽折沿,微鼓腹。腹饰弦纹和绳纹。残高 6.8 厘米(图一六,9)。M1 南夯 9,方唇,平沿内勾。腹饰一周凹弦纹。口径 30、残高 5.6 厘米(图一六,6)。M1 南夯 15,方唇,平沿内勾。素面。口径 43、残高 4.2 厘米(图一六,10)。

陶罐 1 件(M1 南夯 13)。泥质红陶。方唇,折沿,广肩。肩饰瓦棱纹,腹饰绳纹。口径 16、残高 6 厘米(图一六,7)。

陶簋 1 件(M1 南夯 10)。泥质灰陶。敞口,方唇,腹内收。口沿内饰一周凹弦纹,腹饰凹弦纹和绳纹。口径 24、残高 9 厘米(图一六,2)。

陶器盖 1 件(M1 南夯 12)。泥质黑灰陶。子母口,盖面圆弧。盖面饰数周凹弦纹和三角划纹。口径 24、残高 3.9 厘米(图一六,1)。

铜铙 1 件(M1 南夯 1)。长方形釜口,一边较直,一边稍弧,器体上、下同宽,刃

部略外弧。长 8.6、宽 3.5 厘米(图一六,5)。

骨筭帽 1 件(M1 南夯 14)。筭帽呈蘑菇形,帽根部有圆钻孔,筭体可插入圆孔中,并有辖固定。高 2.6 厘米(图一六,3)。

五、结 语

自 1928 年殷墟科学发掘以来,小屯附近所做考古发掘工作最为集中也较为系统,不仅发现了大面积的商代夯土建筑基址、数以万计的刻辞甲骨,而且还有数量可观的商代墓葬。依据这些资料,基本上确定了小屯一带为晚商王室的宫殿宗庙区。但相对于在此定都 200 余年的王都来说,这些发掘资料又显得非常薄弱,因为还有许多问题仍未得到解决。M1 的发掘,不仅为进一步探讨小屯宫殿宗庙区及其附近区域的布局提供了更为详尽的资料,更为重要的是提出了更多的问题。

(一) 墓葬形制

M1 的形制非常特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到目前为止,殷墟发掘的带墓道的大墓已有数十座,绝大部分墓室为南北向,而 M1 的墓室则为东西向,这在殷墟极为罕见。

2. 南墓道为先向东,再折而向南。此类形制墓道的修建方式,仅见于 2005 年在小司空村南发掘的 M93^[2]。

3. 墓室南侧和北墓道近墓室处的东、西两侧均有一平台。这样的墓葬结构,在殷墟仅此一例。

4. 西、北墓壁规矩整齐,东墓壁建成后塌陷,却未做进一步修整,南墓壁的西半部也曾塌陷,东半部呈缓坡状,尚未建成,墓壁上密布工具印痕。从墓室四壁的特殊形制判断,此墓为仓促修建并且尚未建成即仓促被使用。

(二) 墓葬年代

M1 的年代可以从层位关系和出土遗物进行分析。

1. 层位关系 在所有与 M1 有打破叠压关系的遗迹中, 只有打破 M1 的 M14 出土有 1 件陶鬲 (M14: 1), M16 出土 1 件陶觚和 1 件陶爵, 其余遗迹中均未出土遗物。M14 出土的陶鬲较小, 分档较低, 乳凸状矮足, 腹饰细绳纹, 为殷墟第四期的典型器物。M16 所出陶觚、爵也均为殷墟第四期常见器形。因此, M1 的时代应不晚于殷墟第四期。

2. 出土遗物 M1 的腰坑中出土陶罐 (M1: 15) 与 1999ALNM1046 出土陶罐 (M1046: 57)^[3] 基本相同, M1 椁室盗洞中出土的 2 件陶斗笠形器盖 (原应是墓葬中的随葬品) 与 85 小屯 H137 出土的 3 件陶器盖 (H137: 4、5、15)^[4] 形制相似。M1 椁室中出土的残断铜爵柱 (或为罍柱) 与 91 后冈 M9 所出铜方爵柱^[5] 形制相同。1999ALNM1046 和小屯 H137 都是殷墟第四期偏晚阶段的典型遗迹。因此, M1 的埋葬年代也应为殷墟第四期偏晚阶段。

另外, 从墓葬夯土和南墓道灰夯土出土陶片的时代也均为殷墟第四期判断, M1 的埋葬年代也应不早于殷墟第四期。

(三) 墓主人身份

由于 M1 被盗严重, 没有留下任何可确定墓主人身份的资料。但从该墓规模较大、位于小屯宫殿宗庙区附近、用两条墓道的高配制来看, M1 的规格应高于妇好墓和传出土司戊母大方鼎的侯家庄 M260, 其墓主人也应是商代的高级贵族或王室成员。

另外, 此墓为殷墟第四期偏晚阶段的墓葬, 若再结合此墓为仓促修建、墓室尚未完全竣工即仓促下葬等特征, 此墓的性质就更加耐人寻味了。

(四) 墓葬位置

M1 所在位置较为特殊。截止目前, 殷墟共发现带两条墓道的商代大墓 15 座。其他带

两条墓道的墓葬均分布在远离殷墟中心区域的安钢大道以南 (1999 年在刘家庄北地发掘 1 座^[6])、黑河路以西 (2005 年在安钢二炼发掘 2 座^[7])、洹河以北 (侯家庄王陵区发掘 3 座^[8]、大司空东南地发掘 2 座^[9]) 和西距小屯宫殿宗庙区约 1.4 公里的后冈 (20 世纪 30 年代至 1991 年共发掘 5 座^[10])。只有本次发掘的 M1 位于小屯宫殿宗庙区附近, 由此可见 M1 埋葬位置的特殊。

以前在小屯宫殿宗庙区内及附近地区也发现不少的商代墓葬, 如新中国成立之前在宫殿宗庙区内发掘的 YM331、YM333、YM232 和 YM238, 1976 年发掘的妇好墓以及 2000 年发掘的花园庄东地 M54 等, 都是非常重要的墓葬。但若与王陵和带墓道的大墓相比, 这些墓葬的规模不大, 都只能算是中小型贵族墓。像 M1 这种带两条墓道的大型墓葬, 在小屯宫殿宗庙区及附近地区被发现还是第一次, 其意义非同一般。

大量考古资料表明, 殷商时期是以族墓地的形式埋葬亡者。而在小屯宫殿宗庙区有这么多商人墓葬, 而且这些墓葬又非排列有序的集中的族墓地。尤其是像 M1 这样带墓道的大型墓葬也在宫殿宗庙区附近, 难道是小屯宫殿宗庙区的局部格局曾有大的变动? 一度为宫殿宗庙区, 一度为墓地? 或者是与晚商时期的埋葬习俗有关。从小屯宫殿宗庙区所发掘的商代墓葬的年代来看, 除殷墟第三期的墓葬发现较少外, 其他时期的墓葬均有不少, 由此可排除格局变动的可能。郑振香先生在总结妇好墓附近发现的商代墓群时提出的“这大概是氏族血缘纽带尚未完全解体的反映, 在埋葬制度上尚保存氏族内相关家族成员埋于一处的传统”^[11] 观点值得重视。

附记: 该项目的发掘和整理自始至终都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领导和唐际根队长的大力支持! 本次发掘的领队为岳洪彬, 岳占伟参与了部分发掘和整理工

作。本文线图由屈光富、刘小贞、黄晓芳绘制,照片由岳占伟拍摄。

执笔人 岳洪彬 岳占伟

注 释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第90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
- [2] 资料尚未发表。
-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图4~图6,《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小屯》第125页图六一,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4年。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1991年安阳后冈殷墓的发掘》,《考古》1993年第10期。
- [6] 徐广德、岳占伟:《安阳市刘家庄北地殷代遗址与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2000)》,文物出版社,2002年。
- [7] 刘忠伏、孔德铭:《安阳殷墟殷代大墓及车马坑》,见《200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第59~62

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

- [8] a.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九本·一一二九、一四、一四四三号大墓》,历史语言研究所,1996年。
- b. 郭宝钧:《一九五一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五册,1951年。
- [9]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133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
- b. 杨锡璋:《安阳殷墟一般保护区墓葬与车马坑》,《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第245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 [10] a. 石璋如:《河南安阳后冈的殷墓》,《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三本,1948年。
- b.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71年安阳后冈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第3期。
- c. 同[5]。
-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小屯》第153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4年。

(责任编辑 苗 霞)

信息与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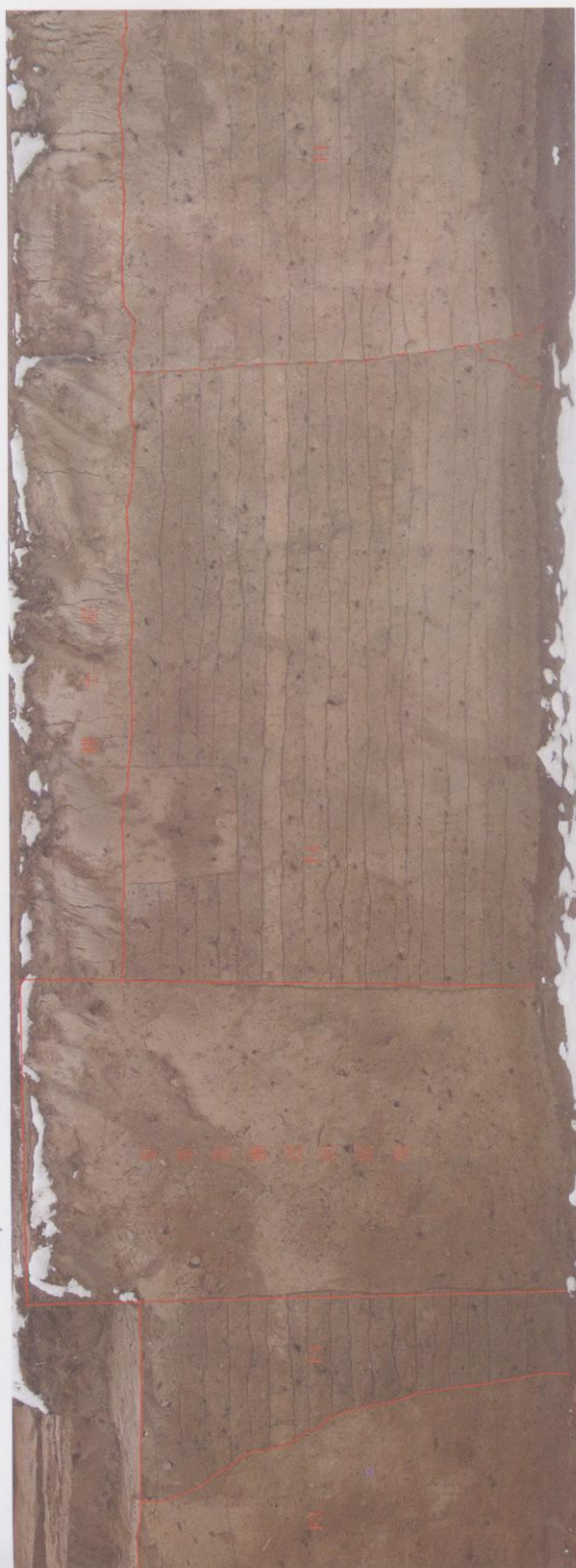
《銅範——漢式鏡の制作技術》(日文版)简介

由日本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编著的《銅範——漢式鏡の制作技術》(主编:日本奈良县立考古研究所菅谷文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日文版于2009年2月由日本八木书店出版发行。作为中日合作“山东省临淄齐国故城出土镜范的考古学研究”项目的第二部研究报告(第一部研究报告为《山东省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该书是此项目深化研究的成果。该书主要由《资料编》和《研究编》组成:《资料编》以文字描述、实测图和照片相

结合的方式,逐一详细记述了1997~2007年间临淄齐国故城出土的汉代镜范83件,以及日本各地收藏的中国汉代草叶纹镜范4件;《研究编》收录了13篇研究论文,内容涉及临淄汉代镜范的科学分析、临淄出土的汉代铜镜、汉代临淄的铜镜制造业,西汉时期的草叶纹镜、河南出土汉代铜镜,汉代铜镜的制作技术,古代铜镜的科学分析,汉晋时期的铁镜,日本出土的铜镜铸范以及朝鲜半岛的古代铜镜等。全书约54万字,另附彩色照片63页,大16开精装本,定价2万日元。

(魏 说)

图版拾



1. T2 北壁剖面 and M1 的层位关系图



2. 南墓道灰夯土中出土骨料



3. 象牙鱼形觿 (M1 : 1)

河南安阳市殷墟小屯西地商代大墓及出土遗物



1. M1 (东→西)



2. M1 二层台殉人 (东→西)

河南安阳市殷墟小屯西地商代大墓

图版拾贰



1. M1 出土磬架的木“十”字底座(东→西)



2. M1 内“十”字木架出土情况(北→南)

河南安阳市殷墟小屯西地商代大墓

本期要览

新中国考古六十年 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学科体系逐渐完善,考古队伍不断扩大,专业素质显著提高,理论方法丰富多样,重要发现接连不断,研究成果数不胜数,对外交流日益活跃。一系列的丰硕成果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认识,中国考古学正在迎来发展的黄金时代。

河南安阳市殷墟孝民屯东南地商代墓葬 1989~1990 年的发掘 1989~1990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殷墟孝民屯东南地发掘了 132 座晚商墓葬。这批墓葬以小型墓为主,具有“成片分布”的特点。大部分墓葬出土随葬品,墓葬时代为殷墟文化第二、三、四期。这批墓葬的发掘,是全面了解孝民屯村及其附近商代遗存不可缺少的资料。

河南安阳市殷墟范家庄东北地的两座商墓 2007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殷墟范家庄东北地发掘了两座商代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出土遗物有铜器、玉器、陶器、骨器、蚌器和贝等。其中 M3 的年代属殷墟文化第三期,M4 为第二期偏晚阶段。M4 内随葬品的摆放及两套陶觚、爵的出现,均对分析殷墟时期墓葬提供了新的资料。

河南安阳市殷墟小屯西地商代大墓发掘简报 2003~2004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殷墟小屯西地发掘了一座带两条墓道的大墓 M1。墓室为长方形竖穴土坑,随葬品有陶器、铜器、漆器、玉器、石器、骨器、牙器和蚌器等。M1 的时代为殷墟第四期偏晚阶段。M1 的发掘,为进一步探讨小屯宫殿宗庙区及其附近区域的布局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安阳的“商邑”与“大邑商” 邑是商王朝的重要社会单位,安阳的“商邑”应理解为“族邑”。典型的“商邑”有房基、灰坑、窖穴、水井、道路、排水设施、取土—蓄水坑等遗迹。沿洹河流域的“商邑”呈现出“一大带众小”的结构。商王朝晚期都邑“大邑商”是一处以宫殿宗庙区为核心,由“族邑”通过道路、水渠等连在一起的特殊商邑群。